

Stamboul Train.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斯坦布尔列车

黄梅 黄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amboul Train

Graham Green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斯坦布尔列车

黄梅 黄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坦布尔列车 / (英)格林(Greene, G.)著;黄梅,黄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书名原文: Stamboul Train

ISBN 978-7-5327-5081-8

I. ①斯... II. ①格... ②黄... ③黄...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 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776 号

Graham Greene

STAMBOUL TRAIN

Copyright © Verdant S. A., 1932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895 号

斯坦布尔列车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黄梅 黄晴/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49,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081-8/I·2877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36162648。

英文版导言

我们当中不乏格林拥趸,他们选择把部分读书时间用在自愿到俗称“格林国度”的异国他乡流亡,于是许多人渐渐也就熟悉了那僻远却又稔熟的疆域其首脑本人的奇情怪癖。他的怪僻(全然无伤大雅,与如此仁善宽容的权威很相称)之一是把自己的虚构作品划分为小说和“消遣读物”。而后一类中的头生子就是《斯坦布尔列车》,有时也称《东方快车》及《斯坦布尔快车》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经说,只有傻瓜才为钱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写作。格林本人谈到自己为何将作品分为两类时更是坦率,他直言不讳地对自传《逃避之路》的读者说:

1931 那年,平生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决定刻意写一本讨好读者的书,一本若是走运立即可拍成电影的书。

不少深受财务困境折磨的作者可能会做出类似决定,而后果每每出人意料。法则多半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只要想想格林那些起初没打算转化成电影剧本但后来却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就会明白。《第三个人》(这本书倒确实是循电影模式写的)是出类拔萃的,随后有《布赖顿棒糖》,此外我们也必须向之致敬的还有《喜剧演员》、《随姨妈旅行》、《我们

在哈瓦那的人》、《权力与荣耀》以及《文静的美国人》。“消遣读物”《斯坦布尔列车》——从现在起我将这样称呼它——是专门为拍电影量身定制的，却堪称格林电影尝试中的败笔。他本人接着前面的引言自嘲地继续说：

歹人自有鬼看顾，在《斯坦布尔列车》这事上我两个目标都达到了，虽然那时电影版权之类还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梦想。在我成书之前，马莲·迪特里希^①已在《上海快车》中现身，英国人又拍了《罗马特快》，连俄罗斯人都生产了他们的铁路电影《土西铁路》。20世纪福克斯公司根据我的书拍摄的电影问世最晚，但并非最差，不像不久前BBC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那么糟糕。

当格雷厄姆·格林使用诸如“歹人自有鬼看顾”这类人人熟知的语句时，人们就该留意反讽的话音了。他有一些作品被松散地归为“天主教”小说，本书虽然不能划归此类，但它所探讨的母题中确实包括自我牺牲、背叛和某种客西马尼和各各他的意味^②。在格林看来，该书原本以捞钱为写作目的，拍成电影不大出彩乃是报应。不过，尽管这次失败算不上幸运，却也不无好处，因为这使我们阅读此书时可以避免后来不少作品曾遭受的变了形的电影胶片版本所带来的干扰。

虽然如此，此后接触到的各种影像资料仍然影响着我们的阅读这本书

① 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其姓也译“德烈奇”。

② 客西马尼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耶稣蒙难之地；各各他即髑髅地，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

的方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话剧《失踪的女人》，还有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情》等，都使那趟洲际快车在现代罗曼史和冒险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格林曾在印刷厂广场的《泰晤士报》社受煎熬，我也在那里的办公室打过工，而且地位比他更低。办公室对面是黑僧人车站，直到它最后被拆除，车站那堵有凿刻石贴面的外墙常常令我心潮涌动，因为墙上赫然标着柏林、华沙和圣彼得堡等抵达站名。在那个名单上，伊斯坦布尔，又称斯坦布尔或者君士坦丁堡，列在榜首。金角湾酒店、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早在约翰·巴肯^①的《绿斗篷》（格林坚称那本书在人生早期对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尚未问世之前，它们就已经意味着“浪漫和冒险”。

“格林国度”的本质，如果我们敢试着界定的话，就是异国情调和浪漫奇遇与污浊世态及庸常俗事的混合体。诗人贺拉斯说，旅行者和离去者，只不过是变换了头顶的天空而非改变了自身的处境。在每只旅行箱底都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的琐屑，与其他种种物品塞在一起。然而，当人们远离家乡和常规，有时候精神和意志会被大大激发，便做出不同寻常之举。

在本书中这一点开始时并不明显，因为，无论是迈亚特还是科洛尔·马斯克，登上火车都有世俗的理由（分别是生意上的危机和工作的机会），而火车的运行方式又使其他活动暂时中止了：

在这摇摆急驰的列车上，响声如此有规律，几乎就等于寂

^① John Buchan(1875—1940)，英国外交官、律师、学者、作家。

静,运动如此平稳地延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简直把它视为静止了。只有在外头才会发生侵犯他的事,在火车上,他和他的计划可以安安稳稳地呆上三天……

在其成书的时代里,这样的文字会令许多人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炮制的那个著名形象,即列宁像个“芽孢杆菌”,被装在“密封列车”中从德国发送到圣彼得堡。东方快车上也有感染和疾病。正因如此,科洛尔·马斯克才邂逅了正在执行自己私人革命使命的共产党人津纳医生以及民族意识很强的犹太人迈亚特。她和津纳的相遇给格林提供了创造一个颠倒或“换位”的奇妙瞬间的机会:科洛尔从昏厥中清醒过来看到医生的脸,一时间竟误以为是在自己在照顾对方:

他病了,她想,暂时把那些困惑从脑子里排除出去——灯泡在地上闪着光,影子的方向也不对头。“你是谁?”她问,竭力回想自己怎么会跑来帮助这个陌生人。她想,她从来没见过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科洛尔的敏锐洞察并非幻觉。不依不饶的八卦报刊记者梅布尔·沃伦也注意到津纳医生肯定需要帮助,但她的态度却是玩世不恭的,而且,为抢到一个精彩的报道故事她随时准备把他扔给群狼。格林完美地捕捉到了那个不择手段的记者的拉拢的腔调:“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

人们可以责备格林的这部列车小说(或列车剧脚本)中充塞着很多老套人物——见证了整个事件的歌舞女伶啦;隐姓埋名旅行的政治流亡者兼阴谋家啦;冷酷但醉酒后却又多愁善感的女同性恋者啦,等等,但对刻板类型的指责主要指向他笔下的迈亚特。有关反犹太主义的激烈争论波及写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许多小说、诗歌和随笔(这一争论仍影响着有关格林早年崇拜的英雄约翰·巴肯的所有讨论,而且扩展到了埃兹拉·庞德,托·斯·艾略特,甚至是托马斯·曼)。《斯坦布尔列车》正写于纳粹党准备攫取权力的时期。所以最好不要拖延,径直应对这个问题。格雷厄姆·格林的传记作者米切尔·谢尔登委婉地说,迈亚特被故意呈现为某些犹太特征的丑陋漫画,这与格林在他的电影评论中表达的其他偏执意见相合。作为回应,小说家戴维·洛奇则争辩说,格林讨厌好莱坞的庸俗,所以他很难完全不提犹太监制人在好莱坞的支配地位。(如后来1937年格林在伦敦《观察家》杂志上所说,“在玻璃隔间后面,深肤色的异国监制人弹了弹雪茄烟灰……”)对于迈亚特,洛奇坚持认为他代表的是善良的撒马利亚人^①,而不是夏洛克或费金^②。(我在大致复述洛奇的观点,希望没有曲解原意。)

我相信读者能做出判断,我不想对这两种相反论调各打五十大板,但我确实认为,随便挑些观点说说吧,上文提到格林谈监制人的那些话从好处讲是老生常谈,从坏处说就是诋毁中伤。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原为《圣经》人物,见《路加福音》10章33句。也泛指乐于助人的人。

② 分别为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和狄更斯小说《奥利弗·退斯特》中的人物,均为犹太人,前者是个放高利贷者,后者是个教唆犯。

后格林确实对《布赖顿棒糖》稍许做了些修改,使书中赛场流氓集团的闪族特征变得不那么明显。如果不是良心不安,他犯不上这么做。至于说迈亚特,我将摘录谢尔登和洛奇均未提及的以下片断。当时科洛尔·马斯克不敢相信某个犹太人会把头等卧铺车厢铺位让给自己:

她的惊诧和热望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决心像个东方王公似的赐给她贵重的礼品,而并不要求或指望任何报答。人们历来指责他这个民族的人吝啬,现在他要向一个基督徒表明这责难是何等不公正。在荒漠中流浪四十年,远离埃及奢侈的生活,造成了犹太人严苛的生活习惯,算计日子,囤积用水。在基督徒世界的荒野中度过的一千年也不鼓励人们炫耀财富,在那里只有秘藏的财宝才是安全的。不过,世界在变化,沙漠上有了盛开的鲜花,在欧洲西部,在一些星星点点的角落里,犹太人开始显示他们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另一面特色,即王公般的主人的慷慨大度,他可以为了乞丐濯足,让他们分享自己的餐饭;有时他可以不再做富人的敌手,而成为任何以上帝名义寻求庇护的穷人的朋友。迈亚特不再听见火车的轰鸣,不再看到眼前的灯火,他因自己的骄傲之感而在绿洲中支起篷帐,在沙漠中开掘甘泉。他朝她摊开双手。

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反犹太人。事实上,问题可能正相反:这种过于卖力的同情姿态有点难以让人信服。为了对抗通行的看法,格林使用了一些自家的陈词(什么摩西式流浪啦,荒漠上的鲜花啦,做戏的犹太人

摊开双手啦),而且还漫不经心地重复“王公般”一词。尤其是,读者不能不有所触动地注意到,此处格林笔下的犹太人似乎最终在“欧洲西部”感到安全了——在1931年!尽管如此,作者的用意显然还是在驳斥谣言,为犹太人辩护,更何况,那趟列车上最扎眼的反犹者——伦敦郊区女性的最可怕的样本——始终被描写得庸俗而卑鄙。如果说这些文字显得有点用力过度的话,还有一个十分得当并能弥补过失的单句,即迈亚特发现科洛尔收存头天的三明治和牛奶等吃食之后惊愕不已地喊道“莫非你是苏格兰人?”这是运用颠倒或逆转手法的另一个好例子。

小说用两种方式处理阶级意识。在那个时代,任何英国人只要一开口,就能判断出他或她是哪类人,而格林则以极敏锐的听力捕捉了这方面的特征。列车上的英国人或是刻意显摆花了大力气才掌握的较为高雅的吐字发音,或是过分表现自己谈吐直白不加修饰。他们无时无刻不被社会分层的隐秘罗网束缚。J·B·普里斯特利^①曾就该书起诉,间接地证明了这种渗透一切的阶级敏感性的存在。如今普氏已经理所当然被遗忘了,而在当年,那位叼着烟斗的一本正经先生可是民众之友的范例呢。他自称是书中装腔作势的小说家Q·C·萨沃里的原型,在我看倒也不无道理,而那个以大众化作风自诩并总是在说话时吞掉“h”音(“May I draw a red 'erring across your argument?”^②)的家伙多少是个坑蒙拐骗之徒。当年本书曾惹出好多起诽谤诉讼案,这是其中头一桩;这些起诉可说是对格林写实功力的恭维。

① John Boyton Priestley (1890—1984), 英国作家, 著有小说、戏剧、散文、评论多种。

② 此为说明萨沃里不发h音的例句, 其中的red herring中的“h”没有发音。不发h音是很多地位较低的英国人特别是伦敦下层市民的语言特点。

还有一种源自马克思主义观念的阶级意识，是由津纳医生来体现的。这个借用最普通的姓氏在堕落尘世行走四方的人代表着当时深受种种反动势力——如此说并非老一套滥调——压迫折磨的理想主义“左派”人士。刻画这个人物，格林对受迫害者们或更确切地讲对失败者们的同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他还对病人负有责任，对贝尔格莱德的穷人负有责任，此外他还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负有责任。为了让他当医生，他父母节衣缩食，为了当医生，他自己也曾饥一顿饱一顿，健康受到了损害。然而，待他开业几年之后，却发现自己的医术毫无用处。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议疲劳过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给糖尿病患者开胰岛素，因为他们没钱买药或休息。

津纳医生被写成无神论者，但是我认为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在于他重返家乡是打算将自己奉献为牺牲。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闯入他的列车包厢，面对来者，看见他佩戴的银十字架，津纳“一霎间觉得自己仿佛正紧贴在陡斜的街道旁的墙壁上，让那些顶盔带甲的人、让长矛和军马通过，让那疲惫的受难者通过。他并不是为了让穷人安贫乐道而死，不是为了把绳索拉得更紧而死，他的话被人歪曲了。”格林在1926年即写这本小说之前五年皈依了天主教，而在那之前他曾经和共产主义有些瓜瓜葛葛。在《斯坦布尔列车》中他将这两种思想取向进行了综合处理，一如他在后来几部书里所做的那样，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当属《吉诃德神父》。

他常常讽刺天主教会和共产主义，他本人也常因为这两种信仰备受嘲笑。（他曾化名参加《新政治家》杂志举办的一次戏拟格林征文比赛，结果发现他自己提交的作品仅获得了第三名。约翰·富勒和詹姆士·芬顿在他们的“反天主教的诗篇”中挖苦说，在格林的作品中“警长引用帕斯卡尔^①/神父喝得酩酊大醉/大力士们在下诺夫哥罗德^②幡然悔悟。”）

不过格林能取笑自己的忠诚。他后来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列入一度臭名昭著的梵蒂冈禁书目录，而当他打算嘲弄“左派”人士时，他可以让科洛尔暗地里对津纳表白共产主义信念一事做出如下反应：

这下，她把他看成星期六下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示威的那些邋遢汉中的一个了，那些人举着一些难看的旗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沃尔瑟姆斯托老同志协会”，“青年工人联盟巴勒姆支部”等等。他们都是扫兴的家伙，他们想要吊死阔佬，关闭剧院，他们迫使她在夏令营和男人乱搞……

然而，做抉择的时刻近在眼前。当它来临时，科洛尔·马斯克站在津纳医生一边反抗他的迫害者。这是差错和误会的结果，但它仍然是一种考验，而科洛尔由于不肯让悲哀的陌生人独自面对牺牲，通过了考验。同时，迈亚特也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他本来曾有机会轻易脱身，我

①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数学家。

② 俄国古城名，在苏联时期曾改名“高尔基城”。

们被告知说,“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接受[站长]助理员的说法并结束寻找科洛尔,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已经尽力而为了,而且他将摆脱麻烦。”(顺便说,也正是在这个段落里他思量起另外一种可能,即“落户安家,传宗接代”——而这些是最让米切尔·谢尔登不满的字句。)然而迈亚特仍然坚持孤注一掷营救科洛尔,直到他能体面地说服自己他确实已经仁至义尽。书中有个窃贼兼杀人犯,后来还出现了几名粗鲁的士兵:我认为格林是在请我们观看一出崇高的耶稣受难激情剧,其中那黎明时的收场戏被极尽人力所能往后拖延——也就是说,拖不了多久。

背叛的话题被留到以君士坦丁堡为背景的末尾一章。在那里,虚假的欢乐、奢侈和诱惑勾引的气氛消解了对艰难旅程不安的记忆,那时每个人都能相信事态如此发展就是最好的结局。格林曾经写道,“心中的冰屑”是小说家的必需。我们必须毫不躲闪地直视人类生存中的卑劣和自欺。纯真无辜乃是受害牺牲的同义词。求活就是铁律。伊夫林·沃曾赞扬他的对手^①在作品中对个人的软弱及其与信仰的关系的状写,他以格林式的散文笔调写道:“与电影的亲缘关系无处不在……四下移动的乃是摄像机的镜头。”借助这有时起保护作用的镜头,《斯坦布尔列车》的作者能心怀谴责地将无情的客观实在展示成为某种“消遣读物”。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②,2004

^① 指格林,他们两人均为天主教徒,也都是著名小说家,故说“对手”。

^② Christopher Hitchens(1949—),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员。

至爱献给薇薇安

“世间万物万事，其理想本质富于诗意；
其命运必为悲剧，其存在荒唐滑稽。”

——乔治·桑塔亚纳

目录

第一部 奥斯坦德	1
第二部 科隆	31
第三部 维也纳	85
第四部 苏博蒂察	141
第五部 君士坦丁堡	221

第一部 奥斯坦德